



两情相悦

家是永远的港湾

■马海鹰

家事

上个月,我带队到某舰队开展“心理健康海疆行”活动,历时半个月,给官兵分享“疫情下心理健康自我调节”的技巧,对基层心理骨干进行培训,并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。看到大家脸上露出的笑容,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

入伍多年,每当我在工作上取得成绩的时候,心底也会涌上对家人的愧疚和感激。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里有句经典台词:大家都想避风,谁当港啊?我听了有些汗颜。因为这些年来,我好像一直在避风,家人永远在为我当港湾。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,我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。

2008年,汶川地震。我第一时间写了请战书,申请去灾区一线进行心理救援。当时,我爱人远在青岛工作。儿子刚上小学三年级,哭着让我不要扔下他去灾区,并且大声喊着:“妈妈,你说你有责任,难道你对我没有责任吗?我一个人在上海怎么办呀?”

我的父母在青岛居住。母亲知道我要去灾区,急得打来电话说:“咱跟组织上说说,千万别让你去。孩子这么小,你本来就两地分居,去了他怎么办?”父亲夺过电话大声说:“闺女,和平时期,这就是战争,你给老子!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组织,再说还有我们呢!”

后来,儿子也答应让我去了,并神秘地在我的行囊里藏了一个礼物,说它会保佑我。爱人匆匆买了机票,准备来上海为我送行。但此时,我突然接到部队开拔的消息。在浦东机场,我搭乘奔赴灾区的飞机刚刚起飞,爱人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,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。为了减轻我的后顾之忧,单位专门派一名刚毕业的同事前去看顾我儿子。他天天带我儿子去食堂吃饭,送他上学放学。为此,当年还没有女朋友的他,得了个“超级奶爸”的雅号。

当时,我所在的是海军首支心理救援队,再加上我刚刚考取国际心理治疗师的证书,曾与国外多位心理专家探讨



2013年,马海鹰随“和平方舟”号执行任务。图为马海鹰为外国小朋友做人际关系咨询。

作者提供

过心理危机干预的最新技术,我暗下决心,一定努力为大家进行心理疗伤和康复。到了灾区,我每天都奔波在海军救援部队的各个小点进行授课和心理咨询服务。没有话筒,就用喇叭,没有投影仪,我就把课件中的图片打出来。我还开设了“海鹰战地心理热线”,让官兵能通过热线咨询关于工作压力、婚恋家庭、情绪调节等问题,因此有了“知心大姐”的称号。

几天下来,我的嗓子哑了,身体也有些吃不消。有一天,我在收拾迷彩包的时候,突然看到一条红领巾。原来,这就是儿子送我的神秘礼物!这可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呀!因为他太调皮了,是班上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小朋友。他戴上后骄傲地对我说:“妈妈,

这是红旗的一角,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!”我捧着这条红领巾,想到儿子红扑扑的小脸和认真的眼神,内心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。

在灾区马不停蹄地工作了近两个月,归建后,我的身体一下子撑不住了。医生说:“消耗得太厉害,湿气也很重。”我爱人找到一种很好的调理方法,吃中药并配合火疗,但诊疗费要花两万多元。我说什么都不肯。要知道,我爱人非常节俭,家里的衣柜到现在还是20多年前结婚时做的,我多次想换一个,他都不肯。但是,他一直坚持给我治病,并且说,只有身体好了,才能更好地工作……

2013年,我接到随“和平方舟”号医院船出访的任务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

海军组织的重大军事外交活动,也是海军首次派心理医生为外军官兵和民众开展心理咨询和治疗,我深感责任重大,使命光荣。但是,从小小舰船,对这次远航我是既渴望又有担心。父亲是一名海军老兵,我打电话向他请教远航注意事项。父亲可能听出了我的担心,出发那天,他和母亲竟然从青岛风尘仆仆地赶到舟山为我送行。“和平方舟”号一声长鸣,缓缓离开了海港,我的父母、爱人和孩子一起在码头向我挥手告别。我站在船上远远地看着他们,泪水在眼睛里打转……

晚上,我在甲板上散步时,一位战友对我说:“今天送行的人群中有一家人特别让人感动,他们轮流挥舞着一条红领巾,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,

认定了,就是你

■李江

得知张东玲谈了一个家在安徽、远

在边疆服役的军人对象后,一向性格温和的母亲,第一次冲着张东玲吼了起来。

“你要是谈咱们江西老家的,我绝不反对!”母亲指着张东玲说。

“现在交通这么便利,我随时能回来

看您。”张东玲一个劲儿地解释。

“这会苦了你的。”母亲说着,抹了一把眼泪。

“我不管,我愿意!”张东玲扭过头,不敢看母亲。

“你想都别想!”母亲转身走进厨房。

张东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眼泪不

争气地夺眶而出。

张东玲打小就是家里的宝贝疙瘩,母亲对她非常宠爱。张东玲坚决要远嫁史廷浪,这让母亲实在无法接受。母女俩破天荒地谁也不肯妥协。打那天起,史廷浪就成了横在母女俩之间那条难以跨越的鸿沟、一次又一次争吵的“导火索”。

2015年9月3日,张东玲拉着母亲在电视上观看阅兵式,趁机给母亲讲解各个方阵、兵种。当直播看到一半时,一言不发的母亲突然盯着电视里的军人对张东玲说:“找个合适的时间让他来家里一趟吧,我倒要看看你相中的人有没有这么精神。”母亲说完,抹了一把眼泪。看到母亲的样子,张东玲也扭过头哭了起来。

见母亲松了口,张东玲开始张罗着邀请史廷浪来家里,没承想这中间意外摔伤了院。考虑到史廷浪刚休假回到安徽老家,张东玲打算先不告诉他自己的事。

张东玲一连几天不接视频电话,让史廷浪心中有些疑惑。他追问了好多次,张东玲才说出实情。史廷浪非常担心,当天就从老家赶到合肥,又坐上到江西赣州的最后一趟航班。

史廷浪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时,已是深夜。

“东玲,我来了。”史廷浪的突然出现,让张东玲泪流满面,也让张东玲的母亲大吃一惊。史廷浪呆呆地站在病床前,不敢看张东玲的母亲,一路上事先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“坐吧。”母亲起身给史廷浪让出位子。史廷浪不好多推辞,只好坐下。

母亲打量着这个女儿铁了心要嫁的小伙子。他的眼睛凹在黝黑的脸庞上,龟裂的双手不知所措地攥了松、松了攥,倒是这腰杆挺得直溜。

那一晚,史廷浪忙前忙后,一夜未眠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史廷浪负责做饭、送饭、洗衣服,和张东玲的母亲轮流照顾张东玲。母亲也因此渐渐对史廷浪变得和气起来。

……

史廷浪第二次休假,赶上了张东玲家收水稻。得知张东玲家正缺人手,史廷浪二话不说拉着行李就赶到张东玲家。

田间地头的邻居看着干起活来十分卖力的史廷浪,纷纷冲他竖起大拇指。母亲听多了,也笑着附和。

一天,天还没亮,张东玲一家像往常一样,急匆匆往田里赶。

“快看,张婶家的牛受惊了!”史廷浪顺着张东玲指的方向看过去,发现一头老黄牛正在半山坡乱窜,不远处的张婶吓得一个劲地大喊。

史廷浪见状,立刻往山坡的方向冲。随后,他“埋伏”在老黄牛附近。见老黄牛折腾累了,啃起田里的水稻时,史廷浪趁机绕到老黄牛后面,看准时机扑上去,抓住牛的缰绳。

“小伙子真厉害,要不是你,我还真不知道咋办哩。”张婶不住地称赞。

张东玲偷偷看了一眼母亲,赶快补充道:“部队培养出来的就是好,你说对吧?”

母亲瞪了张东玲一眼,冲着史廷浪

笑了。

出发去西藏领证的前一天,张东玲

看着镜子里穿婚纱的自己,问母亲:“他看到我的样子,会喜欢吗?”

母亲笑着点了点头。

家人

响亮回答

■施媛媛

网上征兵报名系统开通那天,正是我22岁生日。在实验室写论文的间隙,我点开网站,递交了入伍申请,给自己22岁生日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

长发变短发,我来到了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。入伍后,因为训练任务重,和弟弟交流时间很少。让我诧异的是,一年后,弟弟高考填报志愿时,选择报考了军校。

在我看来,年龄的差异和多一年的当兵经历,弟弟该叫我一声“老兵”;可弟弟却说,自己毕业分配到基层部队,会成为一名军官,算是我的上级。

关于称谓,我俩争论了很久。弟弟拗不过我,最后,只好乖乖地叫了我一声“老兵”。

我的新兵生活并不顺利:战术动作的伤痛、手榴弹投掷难以突破……我曾迷茫过,但从未有放弃的念头。缺什么就补什么——我逼着自己练,硬生生把训练成绩追了上来。

刚上军校,弟弟也有一些不适应。他放下面子,主动向我请教。

“一步一个脚印、什么弱就练什么。”我将自己的感受讲给他听。

“老兵,我懂了!”电话那头,传来弟弟坚毅的声音。

不久后,我再次接到弟弟的电话:“这次考核我是优秀。”

2019年,我所在单位从平原移防到高原。“高原环境艰苦,你要注意身体,毕竟你是女孩子嘛!”弟弟一副暖男模样,让我哭笑不得。

去年春节,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,弟弟的学校推迟开学。一天,我接到爸妈的电话——爷爷生病了。他们说,弟弟每天除了要照料爷爷生活起居,还严格落实学校一日生活制度。

“弟弟,姐姐希望你在这火热的军营里百炼成钢,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。”我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。

“明白!老兵。”信写好的那一刻,我仿佛听到了他响亮的回答。



站在心底最温暖的地方

■裴雪峰 邹建安

那年那时

那年冬天,刘选宇戴着光荣入伍的大红花,踏上了南下的军列。

临走前,父亲拉着刘选宇的手叮嘱道:“到了部队,要服从命令,听指挥。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,你也不能含糊。”

刘选宇的眼眶有些湿润,因为他看到一向坚强的父亲,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。

刘选宇小时候,父亲常和他提起20

世纪70年代自己戍守西南边疆的情形。在潮湿的猫耳洞里隐蔽时,父亲身

上长了疙瘩,洞里唯一不长青苔的地方就是父亲背靠的那块石壁。睡前,他总会用背去蹭石壁止痒,直到整个后背都红成一片,才能睡着片刻。

父亲隔壁,有一位普通话说得得不标准的战友,被大家戏称“小四川”。父亲与“小四川”年龄相当,但他早两年参军。所以,“小四川”常常把父亲称作“大哥”。许多个下雨的夜里,他挤到父亲的猫耳洞里,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白布包,里面装着家人寄来的干辣椒。两人嚼着辣椒,吃得面红耳赤,来抵御洞里的阴冷。

几年后,父亲因为伤病,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。

刘选宇入伍后,每年休假回家,父亲都会把自己收拾得精神十足,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等刘选宇。一起回家的路上,父亲会抢过刘选宇的行李,提在手里,逢人便说:“我儿子回来了。”

2012年,父亲在刘选宇入伍前说的那句“下火海”,成了现实。那天,云南某地突发山火。当晚,刘选宇所在部队接到救火命令,奔赴一线。他们与正在构建隔离带的消防战士会合后不久,火势

突然变大,逼近还未建成的隔离带。情况危急,刘选宇和战友们拿起灭火器,进入第一梯队,阻挡逼向隔离带的大火。

在林间,隔着大火十几米都能感觉到迎面扑来的灼灼热浪,刘选宇的整张脸被烤得火辣辣的疼,嘴唇干得好像张嘴说话就会撕裂。

回到后方,刘选宇面前的一盆水被他洗成了黑色。望着镜子里灼伤的脸,他心想:“爸呀,可算没给你丢人,这火海,我蹚过来了。”

2017年,是刘选宇入伍的第十年,对他来说也是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,他所在单位转隶到边防,他来到了父亲曾经戍守的西南边疆。

那天,刘选宇闯过“老边防”门口号称“鬼门关”的高黎贡山,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巅见到了界碑。那一刻,他知道,自己早已和父亲一样,把军营放在了心底最温暖的地方。

本版投稿邮箱:bjrjt@163.com